

一座诡异重重的古寺 一位夜夜哭泣的女子
解开古书《洛阳伽蓝记》隐藏千年的历史迷局



张云 著

伽蓝秘录

QIE LAN MI LU

大佛出汗 神桑流血 塔下骷髏 人皮蜘蛛
金像藏尸 佛门至宝 西域怪僧 千年诅咒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伽蓝秘录

QIE LAN MI LU

张云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伽蓝秘录 / 张云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6. 10

ISBN 978-7-5502-8304-6

I. ①伽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85307号

伽蓝秘录

作 者: 张 云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
责任编辑: 李 伟 夏应鹏

特约监制: 黎 靖

策划编辑: 彭亚运 朱六鹏

版式设计: 刘 宽

封面设计: 郑金将

营销统筹: 章艳芬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18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18印张

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8304-6

定价: 39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【目录】

第十章	蛇影刀 / 138
第九章	挽歌郎 / 125
第八章	凶狐女 / 113
第七章	躺火尸 / 099
第六章	红衣童 / 084
第五章	圣舍利 / 069
第四章	夹纻佛 / 053
第三章	白夜行 / 036
第二章	荒寺僧 / 022
第一章	血神桑 / 009
序章	蜘蛛目 / 002
楔子	/ 001



附录 永宁寺平面图/283

尾声/282

第二十章 涅槃歌/274

第十九章 伽蓝泪/260

第十八章 幽冥殿/245

第十七章 流汗佛/232

第十六章 夜半火/219

第十五章 佛下尸/204

第十四章 般若经/190

第十三章 井中僧/177

第十二章 西洲曲/163

第十一章 三僧难/151

楔子

南北朝时期，各地分裂割据，战乱不断，由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经过长年征战，逐渐统一北方。

公元493年，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，改姓为“元”，推行改革，社会繁荣，民心安定，大兴土木，殿台楼阁，木衣绋锦，洛阳遂成人间乐土，当时礼佛之风盛行，佛寺林立，仅洛阳城中，便有佛寺一千余所。

熙平元年（公元516年），太后胡氏建皇家永宁寺，寺中木塔高九层、一百丈，亘古未有。

武泰元年（公元528年），胡太后为把持朝政，毒死儿子另立新帝，权臣尔朱荣借机攻入洛阳，杀百官二千余人，沉太后与幼帝于河中，另立元子攸为帝，是为孝庄帝。永安三年（公元530年），孝庄帝不满权臣持国，杀死尔朱荣，尔朱荣弟弟尔朱兆领兵入洛，于永宁寺中摔死太子，后又勒死孝庄帝。

建明二年（公元531年），晋州刺史高欢攻取洛阳，击败尔朱氏，宰制朝廷，又立元修为帝，是为孝武帝，权势滔天。

孝武帝无法容忍高欢掌握实权，于永熙三年（公元534年）出走长安，投奔大都督宇文泰。高欢进军洛阳，另立新帝，并大拆洛阳宫殿，将洛阳40万户居民迁到邺城，致使洛阳这座300年的锦绣帝都，化为一片废墟，皇家大寺永宁寺也毁于烈火之中。

第二年，宇文泰毒死孝武帝，另立皇帝，建都长安。北魏由此分裂为东魏和西魏，政权落于高欢和宇文泰之手。双方不断讨伐，兵戎不断，互有胜败。

东魏武定元年、西魏大统九年（公元543年），高欢与宇文泰大战于洛阳城北邙山，宇文泰大败，几乎全军覆没，仓皇逃遁。河内郡公、大将军独孤信率军殿后，死战力竭，与宇文泰女儿宇文未央被东魏军所擒，押往邺城，风雪之中途经已成废墟的洛阳城。

我们的故事，从这里开始……

序 章 蜘蛛目

有目光在盯着自己。瘦和尚忍不住缩了缩脖子，打了个冷战。脖颈后方一寸裸露的皮肤，骤然紧张起来，灼热，僵硬。

很多时候，瘦和尚也能感觉到来自别人的目光。自身后，或者某个自己看不见的角落，往往转过头去，就能看到一双眼睛。

人在天地中，有时候会对那些未知的、未见的东西产生本能的感应，瘦和尚无法解释这种现象。

现在，有一双眼睛，在盯着自己！而且是一双自己从未感受过的眼睛。他甚至能够想象得到，那双眼睛就在周围的某处，血红、一眨不眨、幽幽地盯着自己。

“南无！”瘦和尚用力摇动了一下沉重的禅杖，低声宣念了一声佛号，铁环相互撞击，发出清脆的响声，惊飞了栖息在高檐上的飞鸟。

一群乌鸦，闷声叫着，飞去了。

月黑风高，大雪纷纷扬扬。这庞大、破落的寺院，建筑重重叠叠却大多坍塌在夜色里。

好大的一座寺院呀！瘦和尚心里暗自惊叹了一声。

可惜已经彻底荒废了。十几丈高的前殿，已经倾塌了半边。石雕的天王、力士龇牙咧嘴屹立于面前，投射出一片片巨大的阴影；还有参天的遒劲老树，落光了叶子，婆娑树影宛如一双双张开的利爪，伸展在空中，遮住了后方更多的殿堂楼阁。

单薄、破烂的衣裳已经湿透，刺骨的寒冷沁入皮肤、骨髓，让四肢麻木，唯有心间还有一丝热气。

看来，今晚要在这荒寺过夜了。

瘦和尚从心底里不愿意留下来，自从走入山门，那目光就一直没有放过自己。一路上，他也曾偷偷用余光观察四周，仔细搜索，但始终一无所获。

瘦和尚暗暗摇了摇头。苦修了几十年，自认早已经抛弃了一颗凡心，看透了芸芸众生，现在竟然为一双目光忐忑起来。太可笑了。但为什么又会恐惧呢？

“南无！”瘦和尚高宣佛号，昂起了头。

心不动，佛便在。佛在，万魔不侵！

一阵低低的声音，击溃了瘦和尚心头刚刚涌出来的自信和安定。

“谁？！”瘦和尚举起禅杖，紧紧握着，因为用力，手指关节微微发白。那声音来自一个黑暗的角落，带着颤音，好像女人低低的啜泣。

“出来！”瘦和尚一步步逼过去，禅杖在雪光的映照下发出冰冷的光芒。

阴影中，那声音断断续续传来，离得越近，听得越清晰。

瘦和尚的手，终于颤抖起来，一颗心快要跳出嗓子眼儿，忍不住咽下了一口口水。

走到近前，瘦和尚咬了咬牙，禅杖横砸下去！倒下来的一片窗棂被砸得木屑横飞，一个黑影跳起，竟然是一只双目血红的黑色大狗，像风似的逃掉。

世间万象，果然是空，自己吓唬自己而已。

和尚心头大松，目光朝那阴影处望过去，见一具尸体被狗啃噬得面目全非。

“南无。”瘦和尚双手合十，解下自己的布毡轻轻盖在尸体之上。乱世中，一路所见，皆是这般，人如草芥，众生如狗。

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。和尚摇了摇头，走向大殿。一步踏出，脚还未落下，身体陡然战栗起来。

又来了！

瘦和尚骤然转身，目光如炬，飞快地在乱石、枯木、残垣断壁间搜寻。一片死寂，所见森然，并无一物，只有风声，如诉如泣。他转过身，快步上台阶，撞开了殿门。身体闯入殿堂的瞬间，明亮的光线让和尚忍不住遮了眼睛。还有他渴望已久的暖，充溢在周围。

这倾塌半边的殿堂里的一个角落坐着两个人。

篝火上，架着口小小铁锅，煮着稀粥，米香诱人。稻草之上，一个满脸髯须的壮汉手持一只兔腿儿，满嘴流油，旁边有个胖子，端着酒壶，正在倒酒。

瘦和尚骤然闯入，显然吓了二人一跳。那壮汉迅速站起，抽出佩刀，面目狰狞。

“我还以为是乱军呢。”壮汉看清，笑道。

“深夜无落脚处，打扰。”瘦和尚双手合十。

“无妨，我们也是客。”胖子赔笑，挪出座位。

瘦和尚面火而坐，衣上寒湿化为缕缕雾气。

“大师，来碗热粥吧。”胖子蹲在锅边，盛了碗粥，递到瘦和尚面前。

“多谢。”瘦和尚已四日无食，感激地接下。

“都不容易呀。”胖子见瘦和尚如此吃相，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，“大师也被困住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打了十天的仗，到处是乱军，见人就杀，见东西就抢。今日我要不是躲进这寺院，恐怕也早身首异处了。可怜我那一十五个伙计……”胖子抹着眼泪。

“施主是洛阳人？”瘦和尚问道。

“我是邳城人，去长安卖几车丝缎。”胖子道。

瘦和尚点了点头，没再问，低头喝粥。目光转移到那壮汉身上，见此人躺在稻草上，一口酒一口肉，好不惬意。

“此人是施主的家人？”瘦和尚道。

胖子脸上苦笑一笑，背过身来，靠着瘦和尚，低声道：“哪里是什么家人。这人是盗贼，我躲了进来，他随后也到，不但夺了我身上钱财，还逼着我拿出了仅剩的口粮。大师吃吧，多吃点，不能便宜了这贼人。”

那盗贼倒是耳朵尖，将胖子的话听得清清楚楚，跳将起来，拍拍腰间：“有我这口刀在，今晚便能护你个周全。至于钱财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人终有一死，死了就重新投生，一分一毫也带不走。”

瘦和尚哭笑不得，知道奈何不了他，将空碗放下，双膝盘坐，手持禅定印，闭目于心中念佛。胖子见状，也不多说，挨着瘦和尚躺下。

世界重归安静。瘦和尚的世界里，只剩下一片空无，如同茫茫天地，这是他的修行。但今日似乎不对。

那颗寂定之心，为何陡然骚动起来？

目光，是那目光！

瘦和尚全身颤抖，冷汗直流，陡然睁开眼，发现自己的面前，出现了一张脸。

“大师，你也睡不着呀？”盗贼的脸凑得极近，脸上的麻点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“哦。”瘦和尚点头。

盗贼哈哈大笑，将那胖子踢醒了，道：“既然都睡不着，长夜漫漫，不如聊聊天打发时光。”

“聊天？”胖子坐起来，倒是很有兴趣，“那就说说各自听过的怪事吧。”

“什么怪事？”

三人，围着篝火。

“自然是世间少有的事儿。”胖子道。

见瘦和尚与盗贼没有异议，胖子卷起袖子道：“我先说一个，你们知道此地是何处吗？”

盗贼笑了：“这个谁人不知？”

“贫僧还真不知。”瘦和尚道。

“看来大师是云游至此。此寺乃闻名天下的皇家永宁寺。”胖子道。

“这就是永宁寺？”瘦和尚吃惊不小，随即大悟，“怪不得我进来时就见如此的大气魄，虽然倾颓，却是气象万千。”

胖子深吸一口气，道：“这大寺，乃当年胡太后所建，倾全国之力，造就千古一寺，亭台楼阁自不必说，单说那九层浮屠塔，高九十丈，上面还有金刹，又高十丈。刹上有个金宝瓶，能装二十五斛谷子，有铁索四道，引向四角，浮屠九层，每层四面，每面三户六窗，上面各有五行金铃，一共五千四百个，到了有风之夜，十几里外都能听得到……”

“当年我来洛阳，百里之外就能看到，可惜呀，一把火就给烧了。”

“据说当初这里还没有永宁寺的时候，仅仅是个小小古寺，二三十个和尚，两三进院落。胡太后觉得此地风水极佳，便命令推倒那古寺，敕建皇家大浮屠。那群和尚为首的一个苦劝胡太后不要这么做，说寺建妖生，妖出魏亡。可这胡太后，哪里肯听，以妖言惑众之罪将那些和尚关入寺中后殿，等日后再做处置。于是，择吉日推倒了古寺，大兴土木。不但要建新寺，还要修一座通天之塔。结果往下挖地基时，挖出了百具骷髅，都用铁索锁住，每具骷髅上皆用金刚降魔钉钉在双眉之间，恐怖得很。”

“不对吧。”盗贼摆了摆手，“当年那木塔修建时，我可就在洛阳，的确向下挖得太深。有人说都挖到了黄泉，结果挖出了三十个金像，朝廷为此大肆炫耀，说是此乃佛法昌盛之预兆。”

“那是骗人的！”胖子笑了一声，“我有一个老友，当年是个督造，亲眼看到了那百具骷髅。”

“南无！”瘦和尚听得眉头微皱，“竟有百具之多？”

胖子接道：“听说那些骷髅不是常人，全是如大师一样的僧人，真是罪过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盗贼听得入神。

胖子笑：“出了这等诡事，下面的人自然禀告给了胡太后。太后大惊，想来想去觉得十有八九和原本寺里的那些和尚有关，便命人将他们提出严加审问，哪想……”

篝火里的木柴啪的一声响，炸了个火花，胖子吓得一哆嗦，收了口。

“怎样？”盗贼问道。

“那些僧人被拘禁多日，似乎自感命运堪忧，待被甲士押出来时，齐声高唱佛号。

梵音鼓动，庄严无比，不料出了门，走了几十步，那身形却慢慢矮了下去……”

盗贼听得不解，大声道：“胡扯八道，爹娘给的身子，怎么会说矮就矮？”

“当时那些甲士眼见高大的僧人身体逐渐缩了下去，那僧衣都拖了地。有个兵卒走到一个僧人背后推了推，那僧人啪嗒一声倒在地上，再到近前察看，发现活生生的一个人，陡然之间只剩下一具空荡荡的人皮，自那人皮七窍之中爬出无数的黑色蜘蛛，四散爬去！”

“啊？”盗贼和瘦和尚不约而同叫出声来。

“二三十个僧人，全都如此。”胖子得意地看着二人，“你们说这算不算是怪事？”

二人无语。

胖子又道：“这事被压了下来，不知道结果如何，只晓得朝廷私下请来高人用纯金造了三十尊金像，待木塔建成后放入，以镇压凶邪。自那以后，永宁寺虽闻名天下，却祸事不断，没多久胡太后和皇帝都被乱军沉入了河底，最后连这大寺都毁于一场莫名的大火，烧死了无数人……”

盗贼打断了胖子的话，道：“这个我也听说过，当年那把火的确是蹊跷，从木塔第八级着了，朗朗晴空骤然黑雾弥漫，大雪纷纷，将当时在寺中参拜的皇室、宫女、僧俗烧死无数。木塔倒塌之后，火三个月不灭，一年之后地下依然还往外冒黑烟，随后孝武帝就跑到了长安，自此天下一分为二，大魏国气势不在。”

胖子拍着大腿：“所以说这大寺自打建立的那一天起，就是个不祥之地。”

然后，这胖子颤巍巍地指着窗户：“据说那百具骷髅，以及离奇死掉的二三十个和尚的皮囊，如今还在后面木塔废墟之下，每当风雪之夜便出来游荡……”

“南无！”瘦和尚双手合十打断了胖子的话，想到先前自己所遇那目光，心中一寒，“这些不过是杂传乱说而已，哪有什么妖魔鬼怪？这位壮士，恐怕也不会信此说吧？”

瘦和尚转头看着盗贼，这种人都是刀口舔血的亡命之徒，定然不会信这等胡言乱语。

哪想这盗贼耷拉着脑袋，一副心惊肉跳的样子，道：“要是以前，我肯定不信，但现在我也不知道该信还是不信了。”

瘦和尚和胖子面面相觑，不知盗贼什么意思。

盗贼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我也说个怪事吧。我是个盗贼，杀人不眨眼。为了钱，什么事都能做得出。我说的这事，也和这永宁寺有关。一个月前，我们一伙人往北邙山挖坟，得了好些东西，转手于洛阳城出手，赚了不少钱。黑市里，听人说当年那把火

后，永宁寺九层木塔倒塌，里头那三十尊金像被埋在下面。三十尊金像呀！便是挖到一个，这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也有了。”

“你们进了那木塔废墟？”胖子吓了一跳。

盗贼点了点头。

“然……然后呢？”

盗贼缩着肩膀烤火，默然无语，良久，才道：“十个人进去，没有一个人出来，而且连尸体都找不到，好像是凭空蒸发。”

胖子和瘦和尚愕然，不过胖子很快笑了。

“既然都没出来，你现在怎么还会在这里？”胖子道。

“我没进去。”盗贼双目中涌现出无比的恐惧，“那天晚上，也是这样的晚上，月黑风高，雪下得很大，我们藏在外面，一直等寺里头的僧人睡着了，才开始动手……”

“这寺里还有僧人？”瘦和尚吃惊不小。

“有呀。不过早已经不是原先寺里的僧人了。屡经战乱，原来的和尚非死即跑，只有少数几个留了下来，后来就被游僧占了。一拨接着一拨，好像也是因为寺里头的怪事，不能长久扎根吧。”盗贼道。

胖子摇头：“我听说那些游僧不是待不下去，而是时间不长就消失了。”

瘦和尚咽了口口水：“你说的‘消失了’是指……”

胖子指了指盗贼：“就像他说的凭空蒸发。”

“扯远了。”盗贼似乎不想继续这个话题，“那天晚上，我们等寺里头的僧人睡着了才翻墙进来，直奔中心的木塔废墟，但我没有进去，走了一段路之后就独自退出。”

“为何？”胖子诧异道。

“目光。”盗贼幽幽道。

听到这话，瘦和尚心头大跳！

胖子：“目光？”

“是的，目光！”盗贼嘴唇微微颤抖，“从一进寺，我就察觉到有人在盯着我！一双眼睛时时刻刻在一个我无法发现的地方盯着我！”

“施主！”瘦和尚蓦地站起，想说什么，却被胖子一把摁下。

胖子对盗贼道：“你说你感觉到有人在看你，你却发现不了他？就为这个，你退了出来？”

“是的。我也因此，捡了一条命。”盗贼吸了一口气，“因为我觉得那不是……不是人的目光。”

胖子吓坏了，他显然不想再继续说下去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还来这里干吗？”

“我不想来！”盗贼抓着刀，表情痛苦，“但我没法不来！自打那晚进入这个寺院，那目光就留在了我的脑海里，即便是我离开了，也夜夜出现在我的梦中！你们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！那肯定不是人的眼睛！我已经很久没有安生睡觉了！我要杀了它！不管是人是鬼，我要杀了它！但今晚进来后，我就害怕了。想走却碰到了你，我想两个人有个伴总是好的。”

“我还以为你如何了得，想不到竟是个胆小鬼。放心吧，这些不过是乱谈而已，天下哪有此等的事。”胖子毫不在意，然后转过脸来，“大师，轮到你了。”

瘦和尚觉得这个游戏该结束了，虽然轮到他讲个怪事，他也想告诉贼汉和胖子，这样的目光不久之前他就已经感受到，但他觉得不能再说。因为他再次感受到了那目光。

那一直注视着自己、躲在暗处、幽幽的、毫无生气的目光！现在就灼灼地注视着自己！

“大师，你怎么了？”胖子发现了瘦和尚的异样。瘦和尚双手紧紧握着禅杖，禅杖上的铁环叮当作响。

和以前不同，这一次瘦和尚感受到了那目光就在自己的头顶，在大殿的上方！

瘦和尚昂起了头。顺着他的目光，盗贼和胖子也昂起了头。透过大殿房顶的一个破洞，他们看到了一双眼睛。一双大大的、圆睁着的、血红的眼睛，正在死死地盯着他们！

篝火骤然熄灭，大殿被黑暗吞没。

……

雪停了。天亮了。日头被灰白色的云层遮掩，天空阴沉。有人挑着担子，唱着小曲儿走进空旷的大院。

身着褐衣的男子，头扎着满是油渍的汗巾，是个送杂粮的小贩。

“师父，送粮的来了。”男子冲后面叫了几声，无人回应。

“怕是还在做早课。”男子笑笑，放下担子，转头看了看前殿。

倒塌的前殿，半截木门倾斜在地。男子叉着手，三两步进了大殿。

很快，大殿里传来一声惨叫，那男子跌跌撞撞奔出——

“死人啦！死人啦！”

一缕毫无温度的阳光，自云层漏下，透过房顶的大洞，照亮了地上的三具尸体。

不！是三具空空荡荡的人皮！

无数黑色蜘蛛四散开去。

第一章 血神桑

所有人都站成一列，双手绑在身后，脖子上套着沉重的木枷，用铁索连着。他们衣衫褴褛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前方有人栽倒在雪地里。

“这家伙伤得太重，看来走不到邺城。”一匹黑马迈着小碎步走过来，马上之人身材高大，投过来一片阴影。阴影所到之处，俘虏们如同看到瘟神般纷纷低下头，不敢多看那人、那马一眼。

那的确是个瘟神。身上银装两裆铠映着亮光，每一片甲叶都闪闪发亮；白色的大口缚裤上，殷红片片，艳若桃花，却是活人血；铁塔一般的身形，须发赤红，高鼻阔目的脸上，一道深可见骨的刀疤从眉角延伸至下颚，半边牙床都翻露在外，形如恶鬼。

黑马在倒下的俘虏旁边停下。

“开始了……”独孤信听到自己身边，一个俘虏发出颤抖的声音。那人从黑马上跳下。

“杀了吧。”他笑。有士兵走来，抽刀，寒光斩过。发乱如蒿草的头颅滚落，一腔热血喷射在雪地上，冒出一股热气。

“这个太老了，这个长相是最典型的卑贱汉人，这个留着只会浪费粮食……”黑马主人从俘虏队伍旁边经过，手中的长刀点到的人被揪出来，随即于道路旁斩首。

独孤信闭上了眼睛。一路上，这不是第一次，也不是最后一次。那些被砍掉脑袋的人，死的时候连一声呻吟都没有。

十万大军，兵败如山倒。尸体狼藉，血流成河。存活的人被射杀、俘虏、蹂躏，包括自己这个堂堂河内郡公、骠骑大将军。

独孤信原本能逃得出去。他十岁就纵横军伍，十七岁于乱军之中单枪匹马生擒敌帅，二十三岁任郡守，三十岁拜武卫将军，大小仗过百，威震四方。即便是军崩如山，亦能游走自如。可当他看到宇文泰的帅旗狼狈后撤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了退路。主公连家眷都不顾扔下大军狼狈逃命，十万大军陷于敌阵。被切割、挤压、践踏，若无人挺身而出，结果便是全军覆没。逆着人流，他一人骑马飞奔——他要殿后，

为大军争取最后的逃离时间，哪怕只有一刻。还有主公的女儿，那个叫他叔父的字文未央——十六岁的妙人儿，有着雪水一样纯洁的眸子，同样生死不明。

西魏军每个士兵都认识独孤信，认识他的那杆将旗，越来越多的士兵聚集在他的周围，溃败之势暂缓。

三千后军列阵，迎着漫天的飞箭。七进七出之后，独孤信找到了未央，他将她拥在怀里，持剑舞槊，妄想冲出。最终却剑钝槊折，力竭落马。

硝烟散尽，六万人战死，两万人被俘。女人被拖入荒草中蹂躏，男人中的伤者、老弱惨遭斩杀后，活下来的像狗一般被套上木枷，分队看管，沦为奴隶，于风雪之中押向东方。

已经三天没有粮食、衣衫，饥饿、寒冷、皮鞭、刀锋之下，这支百人小队，如今只剩下不到二十人。一个是西魏第一大将，一个是丞相宇文泰的爱女，皆是难得的人质，敌方传令派精锐严加看护，送往邺城。他和未央可以不必死于乱刀之下。但这种境遇，比杀死他更让他难受。

影子在面前停下，独孤信抬起头，看到那张恐怖的脸。“怎么，独孤大将军，难过了？”刀疤脸的笑声中带着冷意。

“樊将军……”独孤信艰难地张开嘴。

眼前这人叫樊元宝，不过是个从六品的骑都尉。若是以前，如此低微的官阶恐怕连见自己一面都难，可如今虎落平阳，独孤信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傲骨，只为眼前二十条性命。

“都是行伍之人，虽各为其主，也不必如此吧？”独孤信沉声道。

“你是在质疑我吗？”樊元宝的身影立在阳光里，看不清他的脸。

“败军之将，不敢。”

樊元宝点了点头：“可你依然觉得自己还是那个位高权重的大将军呀？”然后，他转过身去，挥了挥手，手下士兵立刻会意，将所剩俘虏尽皆斩于雪中。

“樊元宝！吾誓杀汝！”独孤信怒叫，随即被铁盾打翻。樊元宝肮脏的皮靴将他的脑袋踩入泥泞中。

“独孤信，你这天下无二的‘独孤郎’，在我手里，现在不过是一条狗！”樊元宝舔了舔嘴唇，“我要杀你便杀你！即便是宇文黑獭的这宝贝女儿，老子想怎样就怎样。你若不信，我让你开开眼？”

樊元宝朝字文未央走过去。十六岁的少女，如同惊吓的鸟儿，哭叫起来。独孤信目眦尽裂，想发出声音，但脸埋泥中，无可奈何。

“住手！”一声厉喝，踏尘而来。马蹄声响，一队人转瞬而至。白马黑衣，长袖宽袍，漆纱笼冠，织纹锦履。前头这人年过三十，玉面长髯，飘然若仙。

“见过……司马。”樊元宝见了此人，不得不弯腰施礼。

“混账！”那人见周遭惨状，顾不得责骂樊元宝。快步走来，扶起独孤信，“大将军恕罪，我来迟了！”

“你是……”独孤信不认得此人。

“下官杨衡之，忝为抚军司马，奉主公之命，护送大将军及宇文郡主至邺。”那人狠狠剐了樊元宝一眼，冲身后道，“主公有令，大将军以国土之礼待之，违者斩无赦！”

“得令！”一壮汉来到近前，深施一礼，“长水校尉李苗见过将军！请！”一辆华盖锦车缓缓驶来，停下。

“请郡主入内，我一马足以。”独孤信摆手。

“那就遵大将军令。”杨衡之点头。

车行，两百禁卒押车向前。日光入暮，天色将黑，云层阴沉，大雪又落，纷纷扬扬。转过山岗，天地之间，一座大城陡然铺展于眼前。其上升腾着股股浓烟，满眼皆是残垣断壁，如同一头灰色的巨兽，蹲伏在暮色中，伤痕累累。

“大将军，天色已晚，风大雪紧，今晚我们就歇在洛阳城。”杨衡之淡淡道。

“洛阳城……”马上的独孤信，身体剧烈一抖，一双虎目死死地盯着这横亘的沧桑大城，面色萧瑟。

“十年了。自上次离开已近十年，不知那人可好。”他道。

金刚黑着脸。

白石雕琢的高大金刚力士血脉贲张，张开血盆大口；怒目圆睁，手持金刚宝杵，目光自高处俯视而下。可惜失去了半边脸，剩下的半边也已经被烈火浓烟熏得漆黑。

一只黑色乌鸦落在石像顶，赤红色的眸子静静地看着一支人马踏着风雪缓缓而来。

“到了。”杨衡之勒住坐骑。

独孤信缓缓抬起头，这一路上他似是染了风寒，头疼欲裂昏昏欲睡，昏天黑地，不辨东西。

“杨司马，此地是？”独孤信有气无力地道。

“皇家永宁寺。”杨衡之下马，扶独孤信落脚。

“这里是永宁寺？不可能！”独孤信如同被蝎子蛰了一般推开杨衡之手，那张俊脸已经扭曲变形。目光如炬，快速扫过，独孤信的神情变得震惊起来。

这的确是永宁寺。只不过和自己记忆中的那所大寺相比，已面目全非。原本三重阁楼的巍峨南门，如今倾塌成巨大的黑色废墟；其上的画彩仙灵、绮钱青锁、辉赫丽华，俱成灰烬，连那御笔书写的“皇家永宁寺”金匾也烧去了半边，埋在瓦砾中。只剩下“永宁”二字，暗淡无光；不见了雕梁粉壁、青璫绮疏，不见了枯柏松椿、扶疏檐雷，不见了藁竹香草，布护阶墀，这天下第一寺如今别说那一千余间僧房楼观全都随风而散，便是那百丈高的塔也踪影全无。

那曾经是多么辉煌的木塔呀！如同通天巨柱立于洛阳城中心，煌煌壮哉，代表着大魏帝国的雄浑与显赫。

“没了，都没了。”杨衡之昂着脑袋看着那片空荡荡的天空，“我二十岁时，曾登上那塔，视众生为蝼蚁，视洛阳为棋盘，上接穹隆，下临云雨。可惜！千古第一浮屠没了。”

杨衡之叹息的是大魏国的风光不再。和他不同，独孤信为之失落的是一个人。

“大将军，逝者逝矣，风大，还是先进去吧。”杨衡之不忍打断独孤信心中所想，低声道。

车马鱼贯进了山门，有斧劈之声传来。前殿的空地上，一个约莫六十岁的老头正满头大汗地劈柴。天气寒气逼人，这老头只穿件单裤，赤裸上身，光脚立于雪中。双臂壮如虬松，铁斧劈下，干净利索，木屑横飞。

“老丈，寺内可有人？请当家的来回话。”李苗近前道。

面对众多鳞甲军士，那老头视若无睹，也不搭理李苗，专心干活。

“老丈？”李苗以为他没听清，又上了一步。

“南无 悉得哩呀 梯尾 噶那母……”老汉开口，生如洪钟，似龙吟虎啸，声波跌宕，震得人耳膜发紧。

李苗一愣：“老丈……”

“萨瓦得塔格达那母……”老头一边劈柴，一边说些听起来胡言乱语的词句，面无表情。

“不识抬举的东西！”樊元宝眉头一挑，手中长刀对着老头脖颈呼啸而出。老头却反应极快，手中斧头横挡，躲过致命一击，连人带斧倒于雪中。

老汉爬将起来，好像这才看见众人。瞅着樊元宝，突然无比惊慌，吓得跌跌撞撞，鼻涕直流，哇哇大叫：“贼人！”